



薦蒙求表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
 士義或可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微茂
 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列
 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
 古人狀跡編成音律屬對類事無非典實
 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
 餘事瀚家兒童二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
 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司封

○表
 明
 標
 人
 事
 諸
 使
 三
 也
 明
 白
 三
 也
 ○茂
 吳
 新
 春
 武
 察
 吏
 民
 我
 才
 三
 應
 劾
 曰
 三
 言
 本
 才
 光
 武
 評
 者
 起
 事
 詳
 詳
 不
 上
 同
 也

真外即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
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羨其文令官人誦習
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
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
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
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奇未嘗遺一才
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
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弊
善之明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列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安平李翰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義惡
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
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
之源而流之易於誦誦形於章句不出卷
而知天下其蒙求哉

周易曰。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
碎。不敢輕傳。連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
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
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敘之。雖不配
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
九五百九十人。爾云。

一說此序前序上報。類郡李華力序中。六蒙亦。一。此序中。三。林義。一。則自序。三。非。一。李。三。公。字。然。則。子。字。六。男。子。通。結。公。自。序。正。云。以。見。然。在。李。公。子。下。有。六。自。序。下。見。又。他。人。序。下。見。可。也。

子光序

徐子光補注序

言性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其能撮其要。唐
恒未易研究。非真精力。其能撮其要。唐
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
議聲韻。以類折偶。剪剔煩蕪。掇擷精英。事
跡粲然。斑斑可攷。其於屬辭備閱。不為無
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訛。覽者病焉。豈
翰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之誤也。予
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史傳。

食實
韓文十四
卷張籍
各藏其

根將

蒙求

三

信

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披華食實大抵傳記
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
之中間有故實可以既舉者仍摛其一二
大者附焉庶幾昭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
可觀命曰補注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
亦文範之捷徑歟時己酉仲冬之月辛卯
吉日徐子光序

- 一 王戎簡要二 裴楷清通三 孔明卧龍四 呂望非熊
- 五 楊震關西六 丁寬易東七 謝安高絮八 王導公忠
- 九 匡衡鑿壁十 孫敬閉戶十一 鄧都蒼鷹十二 竊成乳虎
- 十三 周嵩狼抗十四 梁冀跋扈十五 郝超髯參十六 王珣短簿
- 十七 伏波標柱十八 傅望尋河十九 李陵初詩二十 田橫感歌
- 二十一 武仲不休二十二 士衡患多二十三 桓譚非識二十四 王商止訛
- 二十五 嵇呂命駕二十六 程孔傾蓋二十七 劇孟一敵二十八 周處三害
- 二十九 胡廣補闕三十 袁安倚賴三十一 黃霸政殊三十二 梁習治最
- 三十三 墨子悲絲三十四 楊朱泣岐三十五 朱博烏集三十六 蕭芝雉隨
- 三十七 杜石生齒三十八 靈王出髻三十九 賈誼忌鵬四十 莊周畏犧
- 四一 燕昭築臺四二 鄭莊置驛四三 權靖二妙四四 岳湛連璧
- 四五 郤詵一枝四六 戴憑重席四七 鄒陽長裾四八 王符縫掖
- 四九 鳴鶴日下五十 士龍雲間五一 晉宣狼顧五二 漢祖龍顏
- 五三 鮑靚記芳五四 羊祜識瓌五五 仲容青雲五六 叔夜玉山

五七 毛義奉檄五八子路負米五九江革巨孝六〇王覽友悌
六一 肅何定律六二叔孫制禮六三葛豐刺舉六四息躬歷詆
六五 管寧割席六六和嶠專車六七時苗留犢六八羊續懸魚
六九 樊噲排闥七〇辛毘引裾七一孫楚漱石七二郝隆曬書
七三 枚臯詣闕七四充國自賚七五王衍風鑒七六許劭月旦
七七 賀循儒宗七八孫綽才冠七九太叔辯洽八〇摯仲辭翰
八一 山濤識量八二毛玠公方八三袁盎却坐八四衛瓘撫牀
八五 于公高門八六曹參趣裝八七庶女振風八八鄒衍降霜
八九 范冉生塵九〇晏嬰脫粟九一詰汾興魏九二鼈令王蜀
九三 不疑誣金九四卞和泣玉九五檀卿沐猴九六謝尚鴈鵠
九七 秦初日月九八李野陽秋九九荀陳德星百〇李郭仙舟
百一 王忱繡被百二張氏銅鈎百三丁公遽戮百四雍齒先侯
百五 陳雷膠漆百六范張雞黍百七周侯山嶷百八會稽霞舉
百九 李布一諾百〇阮瞻三語百一郭文遊山百二袁宏泊渚

百三 黃琬對日百四秦宓論天百五孟軻養素百六楊雄草玄
百七 向秀聞笛百八伯牙絕絃百九郭槐自屈百〇南郡猶憐
百一 魯恭馴雉百二宋均去獸百三廣客蛇影百四殷師牛鬪
百五 元禮模楷百六李彥領袖百七魯褒錢神百八崔烈銅臭
百九 梁竦廟食百〇趙溫雄飛百一枚乘蒲輪百二鄭均白衣
百三 陵母伏劍百四軻親斷機百五齊后破壞百六謝女解圍
百七 鑿齒尺牘百八荀勗音律百九胡威推緘百〇陸績懷橘
百一 羅含吞鳥百二江淹夢筆百三李廐清貞百四劉麟高率
百五 蔣詡三逕百六許由一瓢百七楊僕移關百八杜預建橋
百九 壽王議鼎百〇杜林駁堯百一西施捧心百二孫壽折腰
百三 靈輒扶輪百四魏顥結草百五逸少傾寫百六平子絕倒
百七 澹臺毀壁百八子罕辭寶百九東平為善百〇司馬稱好
百一 公超霧市百二魯般雲梯百三田單火牛百四江迫蒸雞
百五 蔡裔商隕盜百六張遼止啼百七陳平多轍百八李廣成蹊

頁九陳遵投轄頁十山簡倒載頁十一淵客泣珠頁十二交甫解佩
頁三龔勝不屈頁四孫寶自刻頁五呂安題鳳頁六子猷尋戴
頁七董宣疆項頁八翟璜直言頁九紀昌貫虱頁十養由規後
頁一馮衍歸里頁二張昭塞門頁三蘇韶鬼靈頁四盧充幽婚
頁五震畏四知頁六秉去三惑頁七柳下直道頁八叔敖陰德
頁九張湯巧詆頁十杜周深刻頁十一王尹京頁十二鮑糾懸
頁十三孫康映雪頁十四車胤聚螢頁十五李充四部頁十六井春五經
頁十七谷永筆札頁十八顧愷丹青頁十九戴逵破琴頁二十謝敷應星
頁二十一阮宣杖頭頁二十二畢卓甕下頁二十三文伯羞齧頁二十四孟宗寄鮓

一史丹青蒲二張湛白馬三隱之感鄰四王脩救社
五阮放八雋六江泉四凶七華歆忤旨八陳羣感容
九王濬懸刀十丁固生松十一姜維膽斗十二盧植音鐘
十三桓溫竒骨十四鄧艾大志十五楊脩捷對十六羅友默記
十七杜康造酒十八蒼頡制字十九樛里智囊二十邊韶經笥
廿滕公佳城廿一王果石崖廿二買妻耻黜廿三澤室犯齋
廿五馬后大練廿六孟光荆釵廿七顏叔秉燭廿八宋弘不諧
廿九鄧通銅山三十郭况金穴三十一秦彭攀轅三十二侯霸肘轍
三十三淳于炙輶三十四彥國吐屑三十五太真玉臺三十六武子金埒
三十七巫馬戴星三十八宓賤彈琴三十九郝廣留錢四十雷義送金
四十一逢萌挂冠四十二胡昭投簪四十三王喬雙鳧四十四華佗五禽
四十五程邈隸書四十六史籀大篆四十七王承魚盜四十八丙吉牛喘
四十九賈琮褰帷五十郭賀露冕五十一馮媛當熊五十二班女辭葦
五十三王充閱市五十四董生下帷五十五平叔傳粉五十六弘治凝霜

五七楊寶黃雀五八毛寶白龜五九宿瘤採桑六〇深室憂葵
六一韋賢滿籬六二夏侯拾芥六三阮簡曠達六四袁耽俊邁
六五蘇武持節六六鄭眾不拜六七郭巨將坑六八董永自賣
六九仲連蹈海七〇范蠡泛湖七一文寶緝柳七二溫舒截蒲
七三伯道無兒七四嵇紹不孤七五綠珠墜樓七六文君當壚
七七伊尹負鼎七八甯戚扣角七九趙壹坎壈八〇顏驕蹇剥
八一龔遂勸農八二文翁興學八三晏御揚揚八四五鹿嶽嶽
八五蕭朱結綬八六王貢彈冠八七龐統展驥八八仇覽棲鸞
八九葛亮顧廬九〇韓信舛壇九一王裒柏慘九二閔損衣單
九三蒙恬製筆九四蔡倫造紙九五孔伋緼袍九六祭遵布被
九七周公握髮九八蔡邕倒屣九九王敦傾室百〇紀瞻出妓
百一暴勝持斧百二張綱理輪百三靈運曲笠百四林宗折巾
百五屈原澤畔百六漁父江濱百七魏勃掃門百八潘岳望塵
百九京房推律百〇翼奉觀性百一甘寧奉後百二陸凱貴盛

百三于木富義百四於陵辭聘百五元凱傳癖百六伯英草聖
百七馮異大樹百八千秋小車百九漂母進食百〇孫鍾設瓜
百一壺公謫天百二薊訓歷家百三劉玄刮席百四晉惠聞蟻
百五伊籍一拜百六鄺生長揖百七馬安四至百八應璩三入
百九郭解借交百〇朱家脫急百一虞延刻期百二盛吉垂泣
百三豫讓喬炭百四鈕麀觸槐百五阮孚蠟屐百六祖約好財
百七初平起石百八左慈擲杯百九武陵桃源百〇劉阮天台
百一王儉墜車百二褚淵落水百三季倫錦障百四春申珠履
百五甄后出拜百六劉楨平視百七胡嬪爭櫛百八晉武傷指
百九石慶數馬百〇孔光溫樹百一崔湯隱操百二許詢勝具
百三優旃滑稽百四落下歷數百五曼容自免百六子平畢娶
百七師曠清耳百八離婁明目百九仲文照鏡百〇臨江折軸
百一爨巴喫酒百二偃師舞木百三德潤傭書百四君平賣卜
百五叔寶玉潤百六彥輔冰清百七衛石髮鬢百八飛燕體輕

夏九玄石沉酒夏劉伶解醒夏趙勝謝筵夏楚莊絕纓
夏三惡來多力夏蜚廉善走夏趙孟疵面夏田駢天口
夏七張憑理窟夏裴頠談藪夏仲宣獨步夏子建八斗
夏一廣漢鈎距夏三弘羊心計夏三衛青拜幕夏去病辭第
夏五鄺寄賣友夏六絕信詐帝夏七濟叔不癡夏八周兄無慧
夏九虞卿擔簦夏十蘇章負笈夏南風擲孕夏商受斷涉
夏廣德從橋夏君章拒獵夏應奉五行夏安世三篋

一 相如題柱 二 終軍棄繻 三 孫晨葦席 四 原憲桑樞
 五 端木辭金 六 鍾離委珠 七 季札挂劍 八 徐穉置芻
 九 朱雲折檻 十 申屠斷鞅 十一 衛玠羊車 十二 王恭鶴氅
 十三 管仲隨馬 十四 倉舒稱象 十五 丁蘭刻木 十六 伯瑜泣杖
 十七 陳達豪爽 十八 田方簡傲 十九 黃向訪主 二十 陳寔遺盜
 二十一 龐儉鑿舟 二十二 陰方祀竈 二十三 韓壽竊香 二十四 王戎市州
 二十五 勾踐投醪 二十六 陸抗嘗藥 二十七 孔愉放龜 二十八 張顛墜齒
 二十九 田豫儉素 三十 李恂清約 三十一 義縱攻剽 三十二 周陽暴虐
 三十三 孟陽擲尾 三十四 賈氏如臯 三十五 顏回簞瓢 三十六 仲蔚蓬蒿
 三十七 麋竺收資 三十八 桓景登高 三十九 雷煥送劍 四十 呂虔佩刀
 四十一 老萊班衣 四十二 黃香扇枕 四十三 王祥守柩 四十四 蔡順分棹
 四十五 淮南食時 四十六 左思十稔 四十七 劉惔傾釀 四十八 孝伯痛飲
 四十九 女媧補天 五十 長房縮地 五十一 季珪士首 五十二 安國國器
 五十三 陸玩無人 五十四 賈詡非次 五十五 何晏神伏 五十六 郭奕心醉

五 常林帶經 五八 高鳳漂麥 五九 孟嘉落帽 六〇 庾敳隨幘
六一 龍逢板出 六二 張華台坼 六三 董奉活爨 六四 扁鵲起甕
六五 寇恂借一 六六 何武去思 六七 韓子孤憤 六八 梁鴻五噫
六九 蔡琰辨琴 七十 王粲覆棋 七一 西門投巫 七二 何謙焚祠
七三 孟嘗還珠 七四 劉昆反火 七五 姜肱共被 七六 孔融讓果
七七 端康相代 七八 亮陟階坐 七九 趙倫瘠怪 八〇 梁孝牛禍
八一 桓典避馬 八二 王尊叱馭 八三 鼂錯峭直 八四 趙禹廉倨
八五 亮遺巾幘 八六 備失匕箸 八七 張翰適意 八八 陶潛歸去
八九 魏儲南館 九〇 漢相東閣 九一 楚元置醴 九二 陳蕃下榻
九三 廣利泉涌 九四 王霸冰合 九五 孔融坐滿 九六 鄭崇門雜
九七 張堪折轅 九八 周鎮漏缸 九九 郭伋竹馬 百 劉寬蒲鞭
百一 許史侯盛 百二 韋平相延 百三 雍伯種玉 百四 黃尋飛錢
百五 王允千里 百六 黃憲萬頃 百七 虞駿才望 百八 戴淵峰穎
百九 史魚黜殯 百十 子囊城郢 百十一 戴封積薪 百十二 耿恭拜井

百十三 汲黯開倉 百十四 馮煖折券 百十五 齊景馴千 百十六 何曾食萬
百十七 顧榮錫炙 百十八 田文比飯 百十九 稚珪蛙鳴 百二十 彦倫鶴怨
百二十一 廉頗負荆 百二十二 須賈擢髮 百二十三 孔翊絕書 百二十四 申嘉私謁
百二十五 淵明把菊 百二十六 真長望月 百二十七 子房取履 百二十八 釋之結韞
百二十九 郭丹約關 百三十 祖逖誓江 百三十一 賈逵閉車 百三十二 許慎無雙
百三十三 婁敬和親 百三十四 白起坑降 百三十五 蕭史鳳臺 百三十六 宋宗雞窓
百三十七 王陽囊衣 百三十八 馬援薏苡 百三十九 劉整交質 百四十 五倫十起
百四十一 張敞畫眉 百四十二 謝鯨折齒 百四十三 盛孝感蠟 百四十四 姜詩躍鯉
百四十五 宗資主諾 百四十六 成瑨坐嘯 百四十七 伯成辭耕 百四十八 嚴陵去釣
百四十九 董遇二餘 百五十 譙周獨笑 百五十一 將閭仰天 百五十二 王凌呼廟
百五十三 一疏散金 百五十四 陸賈分橐 百五十五 慈明八龍 百五十六 祢衡一鷄
百五十七 不占殞車 百五十八 子雲投閣 百五十九 魏舒堂堂 百六十 周舍鄂鄂
百六十一 無鹽如漆 百六十二 姑射若水 百六十三 邾子投火 百六十四 王思怒蠅
百六十五 符朗皂白 百六十六 易牙淄澠 百六十七 周勃織薄 百六十八 灌嬰販繒

夏九馬良白眉夏阮籍青眼夏黥布開關夏三張良燒棧
夏三陳遺飯感夏陶侃酒限夏楚昭萍實夏束皙竹簡
夏七曼倩三冬夏八陳思七步夏劉龍一錢夏半廢范五禱
夏二汜毓字孤夏二郝鑿吐哺夏三荀弟轉酷夏四殿母掃墓
夏五洪喬擲水夏六陳泰挂壁夏七王述忿狗夏八荀粲惑溺
夏九宋女愈謹夏敬姜猶績夏鮑照篇翰夏琳陳書檄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
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
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
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鄉倫也共
鄉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
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會會曰裴楷清通主
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
書持精理義時謂之王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下世
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濬 音俊

沂 音奇

辟 音召

邁 音妹

爽 音曹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琅琊陽都人躬耕隆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刺史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

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彫非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雷施及三王爻王曰兆致是也史編曰漏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皇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涇

影音知
施夷

賜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師舊本作非熊非罷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熊非罷所獲聖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鶴雀啣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合也先生自此外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文帝時為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

卷之七

一

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

謝安高紫

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相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惣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仕志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鄉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否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鄉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温威振内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輔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苻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惣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傅謚文靖

次宿

晉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隨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鄉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外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王衡鑿壁

孫敬閉戶

前漢王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

鼎將
射音昔

與

不識名家富多書，乃與其容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

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無則以繩繫頸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郵音雙

郵都蒼鷹

竇成乳虎

前漢郵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撲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使人象都令駢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前漢法卒斬之。前漢竇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薪為中尉，其治效到都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不竇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顓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顓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二子曰：吾本渡江，計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准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後顓嵩並為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作狼抗。晉書周顓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字也。

後漢梁冀字伯卓，復觀改疾，諫之。云孫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瞠眦，口吟古言，拜天將軍，後暴滋。

竦音祥

顓

輸致

免音分
黜音出

郗音希

遠音脉
華音洽

甚冲帝崩冀立晉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羣臣曰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鳩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
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一將軍在
位二十餘年窮極滿溢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太子
榮已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
長少皆奔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三十餘萬以
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郗超髯參

王珣短簿

晉書郗超字景興大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
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温辟為參軍温英氣高邁空有所
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

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生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超髯喻短故也

晉王珣字元琳

掾音豔
訓輔

諡音止

再音翔

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
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
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
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京冊謚議皆珣
所草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人所器重安嘗戒約子珣因
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時苻堅以寇朝廷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
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談夾戰肥水南堅眾奔潰弃
甲胄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十七

六

閑訓習

錄音鶴

己訓

燕

耀音揚
愴音求
恨音老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壯志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整規資中郎將數被進見
 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
 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趾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
 應之拜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
 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
 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搥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
 之進營盡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
 漢之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
 事滅胡廼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
 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晉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窮河源悉所謂睹崑崙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殿監善騎
 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
 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
 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路側
 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
 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
 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

薤 音海
挽 音晚

達 音奇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主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情后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庶頌未立乃依清庙作蘭台頌十篇奏之由

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

入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人遂薦之諸公文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尊羹未下搃豉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謔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

齋 音多
毛 音多
羅 音之

宏 音華
人 音人

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曰吾欲識决之何如譚曰臣不識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卒

叩音考

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表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為丞相為人多

質有威量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遽起却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然商陰求其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撫國銜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康平呂安服其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周處二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又時條侯周亞夫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周處字子隱

郊音丹
國名也

義音德

糾音球

効音亥

效致

負背

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自不樂？」老父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甚年。州府交辟，仕吳為御史中丞。允所糾効，不避寵戚。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執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御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累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杜喬議立清河王蒜，而蠹害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懼，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蠹害侯，是為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允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天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膺並為三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詔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累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弟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取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馮音水 翊音揚 翊音揚 訓見抽 徵 見官

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其時書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歸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霸者文帝時復為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

楊朱泣歧

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未異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一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之勉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髡

晉書成泰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貝女子相與簪白髮覆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狄曰周其有虜王赤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一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子靈王生而有虜王甚神聖無思於諸侯靈王果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果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儀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廼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鴛不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潭鼻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鴛 音門
鴛 音山
適 音澤

鵬 音福

柰 音秦

出 音推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梁王曰：傳死年三十三。孔臧傳云：昔賈生有識之士，思茲服鳥。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家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聃，著書率寓言，說汪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

視 尔

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卑敬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即墨。即墨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聊 音 凌

前漢鄭當時字莊，潁川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果，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屣皮常引以為賢。於已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石復為

填 訓 滿

轂 音 剗

廷尉客欲往崔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四三 瑾靖一妙

四四 岳湛連璧

晉書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瑾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犯吏張彪索綯索末俱詣大學名馳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廷擊將軍伯英芝字也

倚訓
華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顯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然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表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繫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四五 郝詵一枝

戴憑重席

晉書郝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

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詵轉仕後拜侍中正且朝賀百僚畢會帝令郡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

試用
訓

郝音
輝

平
福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為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奸進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潜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化買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

屣音止

郡食鴈羨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蹣履出迎接握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後竟不仕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謝鳴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與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拔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澤華撫手大笑判史周俊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豆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

抗揚

音止

望章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于
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
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文學自此談
老殊進

五二
晉宜狼顧

五二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
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
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
內急而外寬精已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
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回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
馬同食一槽甚惡焉曰謂太子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嘗息大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
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五三
鮑靚記井

五四
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大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
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
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
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
祜即請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郎
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
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車出鎮南夏累

徵
召

靚
音
勢

音景

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平贈大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
三公祐竟隨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憩之所建
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荊州人爲祐諱名云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游當世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粲目咸以卒挂大布
犢鼻褌於庭曰未能免俗歷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
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治平太守預延年作五君詠

音曲

音窺

音昧

音屬

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義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
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
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誓拜中散大
失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
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昂昂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因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
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粟因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濟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
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
泣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庸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
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
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司馬長史肅宗崇禮
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有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運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持母諫其母母以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
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
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
恪各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獨

訓除

恪

音角

擿訓抄 音祭
擿訓抄 音斤

阨音愛
鄧音真

絕音絕

削頰苛秦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
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唐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
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
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鄧侯

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
嗣君漢王為皇帝悉法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上益厭之通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
綿絕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宣譁失禮者帝

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萬豐刺舉

息躬歷詆

前漢諸萬豐字少季琅琊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
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達諸
葛上嘉其節加稱光祿大夫

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表帝擢
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建
而營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
同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
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世談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

駭音愛

擿音斤

擿音揚

擿音抽

六三

六四

六六

瓦石不異歎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率
讀書如故歎廢書而看宰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宰歎那
原俱遊學二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宰為龍頭原為龍
腹歎為龍尾

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
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敞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
丈松雖礫石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
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有勗為監嶠鄙其為人入以
意氣加之每同乘高執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胃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
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餘餘牛生
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公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

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是各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
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
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帝
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
名為左驪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如贈賂續乃坐使於單
席舉縕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
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
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
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

續音蜀
音仲
音毒
音寺

杜訓塞
致入
細

病

彘 訓 彘猪

微 無 微

實 滿 實

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
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鳴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
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嘗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項莊之
賜以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避豈特
卮酒乎帝如廁噲會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
是日微噲幾殆 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
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飢郡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噲與朝臣俱求見帝
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
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
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嵬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袂不還良久
乃出口卿持我何太急邪噲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
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噲曰於陛下其樂耶
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為之稀出終衛尉

曬 音 宰

爽 音 炒

翊 音 羽 翼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少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
傲飲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授馮翊太守初楚
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
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厲其齒 世說郝
隆七月七日出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 音 貝

枚舉詣闕

充國自贊

前漢枚舉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舉之子始末死
詔問舉子無能為文者舉在列時取舉母為小妻及東歸舉
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舉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為

詠 音 怪

嫚 音慢

媒 音節

黷 音蜀

斤 音堅
屯 音頓

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入沉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宜帝時為後
將軍封管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
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肯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者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闕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
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勒五百餘後學斤不煩兵而下遂
上屯田便宜十一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
策慶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卷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國適召黃門郎楊雄即圖
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去濤目
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
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理衍有盛才
美兒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
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
尚書令及不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大尉眾共
推為元帥舉軍為勦所破衍欲求自免勸勒稱尊號勒怒曰
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

水豆 訓 登

會 音久

兒 顏

劭 音章

排押音天

訓顯音天

峻訓高

敷音角

虔音賢

綽音芍

齒音連

詔訓解

事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郭太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虔亦知名，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

孫綽才冠

綽字興公，滿剡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在東賦，每云：「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首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攬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愁此金石非中官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和庾請公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大叔辯給

挾仲辭翰

晉書挾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詹事。歷太常卿，康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大叔廣掘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珍音少

險訓諱

薦音仙

擢抽

執手

復待

絕訓甚

八

八

欽慎
况準

庚訓
請音省

班訓

苗音止

邵音脚

邵訓

適將
適音止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負慎儉約妻指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鑒梁任昉為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軍親自詣玠屬所親眷各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復與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袁盎邵坐

衛瓘撫牀

前漢袁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置盎列邵夫人坐未入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家乎上適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

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實不能親政事唯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唯託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諺曰公真大醉邪唯不復有言賈古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大保就第惠帝立以唯錄尚書事賈右素怨唯且忌其方直不得驪已滂唐啓帝作詔免唯官遂被害

千公高門

曹參趣裝

前漢千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其父千公為縣獄使郡決曹決獄平唯文法者千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千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免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割符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

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名相蕭何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請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木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免結告天燕鄒衍事魏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舟生塵

晏嬰脫粟

叩胸

倩音僊

趣速

參代

八九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詭音奇

猶音犬

摺音君
摺音君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在違時絕俗
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閑仲叔之為人桓帝時為萊蕪長
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病急常佩草於朝議者欲以
為侍御史因道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
載妻子摺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陰如此十餘年乃
結草室而居有時糧粒盡常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老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味

詰汾興魏

魏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濱田於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既
至見羨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日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
于此言終而別及斯帝至先田處東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
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詰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
諱

蜀王本記曰荆人斃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至成
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斃令以
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
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中大
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見甚羨歎善益獲何也不疑聞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為御史大夫

韓非子
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主王使玉人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
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

見頭

意疑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竟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作沐猴舞失禮不敬宜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入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妄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事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譏

為
訓
刑
根

鵠
音
戟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讒遂下吏自到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面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面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眾藝王道比之王戎長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座傾想尚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入其率詐如此終領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曹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曹與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王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與桓彞自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東野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任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異花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軍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王恠綉被

張氏銅鈞

後漢王恠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疾困懸而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膝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曰而命絕遂齧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恠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隨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後乘馬到僻處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恠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太恩又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且是顯名仕郡為功曹三輔央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長起當朝有鳩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為禍飛上成塵塵主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鉤鈔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得鉤復為一千五百後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鉤復為一千五百後失鈞張氏遂衰

訓濟

百三
丁公遷葬

百四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兵
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商賢貴相亡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
滅丁公謂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入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
敖敖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
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
為功多不忍更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置酒封齒為右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百五
陳雷膠漆

百六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
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
即舉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侍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
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
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三府同時俱辟並至侍御史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一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呼
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對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其
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
日巨卿果到殊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
事無載

百七
周侯山嶷

百八
會稽霞舉

世說曰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注晉陽秋曰嶷正情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周顛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百九
季布一諾

百一
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鬻釧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會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

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至其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義乎何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筮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威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言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二語掾求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厲方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百十
郭文遊山

百十一
袁宏泊渚

漢書卷九十五

禮記卷之六

袁宏泊渚

袁宏泊渚

遊桂傳云
五中五
嘉善
者也

晉書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具與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偃宿十餘年卒無恙常著鹿裘葛巾不欲酒食尚王導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隱安結廬山中

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辭文藻技遺問焉即迎舫與譚論申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陽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跪對日

秦宓論天

後漢黃跪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明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跪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跪以公孫拜童子既不就知名京師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為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軍將李傕所害○蜀志秦宓字子勗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具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夫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壽曰乃者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夫有耳乎宓曰天屬高而聽卑壽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壽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谷，唐如響，應聲溫大敬服，宓之文辨，皆此類舊本，宓誤作宓。

孟軻養素

百五
楊雄草玄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學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尊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前漢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伉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著，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家產不過千金，之無滯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譏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難，客有難玄太深，眾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百七
向秀聞笛
百八
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並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稽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永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鼓琴，常持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晉書春秋曰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

南郡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闡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滋羨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媿非世說曰相

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其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技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勢兒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元規表字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魯掾肥親往視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見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盡不犯境化及鳥獸堅字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二年州舉尤異

卷之二

三十一

不曜 有 魚 容 律 曰

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潘有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涇陽人遷河南尹常有親客又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

殷師牛鬪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羨之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疆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各後假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元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李彥領神

瓜叔細目
上漢桓帝
延熹八年
禁書覽云瓜
者雷厲

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鷹陳番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
下漢楷李无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裴成
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入鷹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鷹等
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鷹等後故歸
田里禁銅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
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猶古之八
元八凱也鷹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
敢復出官省是時朝廷網紀頽弛鷹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為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同奏捕前
黨皆死獄中
晉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
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
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
見者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遂
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為司空秀儒學

秀令晉尚魏歷
也楊林

瓜叔細目
上漢桓帝
延熹八年
禁書覽云瓜
者雷厲

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
制圖之體有六一日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
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
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
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
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異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
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
版漢高克之於羸二支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
解犢鼻官尊各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
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而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

錢
文分
有文
文分
文分
文分

瓜叔細目
上漢桓帝
延熹八年
禁書覽云瓜
者雷厲

瓜叔細目
上漢桓帝
延熹八年
禁書覽云瓜
者雷厲

瓜叔細目
上漢桓帝
延熹八年
禁書覽云瓜
者雷厲

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

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

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百廿九 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者亦驚者歎竦自負其牙齧齧不得意

當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富貴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竇心梁氏得志為已害遂誣殺一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百廿一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則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及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注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車輪以安車

百廿二 枚乘蒲輪

百廿三 鄭均白衣

百廿四 鄭均白衣

百廿五 鄭均白衣

孔子本傳
注云左傳眉
奇約曰盜
三教人名錄

不義善人
勸學道人
懼季孟子
去孔子成
春秋亂臣
賊子懼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言
不諂公車特徵拜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
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
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買人
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
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
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魯大史家庸夫
大史敷女奇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
遺后王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
后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哥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詩何句
最佳道韞稱古甫作諷如清風仰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
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以也安兄
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疑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口私号下苦
中及齊七臣
七者相取
求田于子欲
乃自言其苦
共立法章
有之義焉
五
○王后下止
子建大史敷
曰女且媒而
嫁者非吾
也矣終
身不親君
王后賢年
以不親之故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

晉地理志一郡

荀勗音律

晉書荀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所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益事有績善矣牘論議温甚器遇之出為梁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汰之厓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新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勗又在中華專管樂事及失之甚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鳴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定勗與左衛將軍馮統伺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胡威推縑

晉地理志一郡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至荆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綸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綸曰是吾俸

也今之詞乃行言君忠君之志也

也今之詞乃行言君忠君之志也

祿之餘受之辭歸不取與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穞績懷三枚去拜辭隨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穞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德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書即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温以為江左之秀果遷長沙相

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在官嘗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西年七十七卒所著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精文章仕齊為侍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卓犖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詞絕無羨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嶽清貞

劉麟高率

世說李嶽字景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官王休

百四五

百四

性海

云子在此滿

師尉衛中世於行章文

下馬

又疾變直既 日對耶 勝有柯 父卿日

完侍中慕
既有高名

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欲得命笑曰茂弘乃復以爵假

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逸逸車騎將軍祖冲聞其名請為

長史麟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

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麟之

高率善史傳百四十七 核先史 史 五傳 百四十八 乘中 第六 梯 逸 篇

蔣詡三逕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鄉杜陵人為兖州刺史以廉直為名主莽居

攝以病免歸鄉里主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

求仲羊仲從之遊兩手 水 擲 人 遺 一 瓢 得 以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盆盥以手捧水飲之

三逕一說并
下八行
廟八行
早三徑
云
六松并
種多之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

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

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以下 漢 意 亦 好 廣 國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免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

拜尚書郎武帝時拜慶安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

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

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不得施其微功百五十一 世 同 布

百四九

百五十一

之餓人也問其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臣報云云
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士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吾
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
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婦
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
重牛心炙坐客未敢顛先割啗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
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於
導導令人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
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
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號曰

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一謝傾倒為見以來
平子耳無煩復往一弟倍與曩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
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
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
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
如衛家一兒兒玠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
題目者玠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
所害

澹臺毀壁

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
陽侯波起兩腋挾舟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
殺壁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左傳曰宋人得王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王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惠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善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大牢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借造門車馬真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徵辭不行年七十終於家

魯般雲梯

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百六十五 百六十六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塚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百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嚙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錐為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

安平君

安平君曰單初起安平子故以為一號

晉江遯

字道載陳留圉人

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談議於軍

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

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

於羗耳其輦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鵝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羗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

而擊之襄遂小敗道後遷大常

蔡裔

字道載陳留圉人

張遼

字子孫

晉書蔡裔為兖州刺史有勇氣擊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

拊床一呼而盜俱墮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委以軍鋒焉

魏志張遼字文遠廬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

將軍舊注曰江東少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正者

陳平

多轍

李廣

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人長大

義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父之富人張

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

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茨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示酒肉

資以納婦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負歸謂其子曰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令縣中盡笑其所為

蔡在堂名也平之思

位即

頁七

頁八

李何之之也。固曰：固有益如陳平，長者平卒與女軍中社
平為宰分肉，其均父老善之。平日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平悉所
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允
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東帝時為左丞相，南帝時為右丞相，
又相文帝乃薨。（師言受射法）

組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軍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
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
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
十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
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咸失道，青欲
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謂其不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徒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賈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校尉擊
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
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明尊嗜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得去。（外傳：李倫曰：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
中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
游卒歲，唯酒是耽，諸葛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
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
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珠
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本無載在思泉
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
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
則出珠水怪數人之室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珮兩
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
神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與交甫受而懷
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然不見

葉勝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葉勝字君實舍字君倩楚人一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

禮有上禮記
由禮上云禮
同來學一
不同往教

楚兩葉京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莽後遣使
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金書太子師友祭酒
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
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亡以
報今老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地下見故主哉語畢
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日乞骸
骨東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
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縣人以為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
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
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太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
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說何前後不
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府莫言
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

蒙取卷止

四十五

無往教道不可誑身誑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
在替康兄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守而去喜不覺猶以
為忻忻言凡鳥也

子猷右軍義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逢首
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
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在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
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特
郎

董宣疆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屠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宜疾之
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
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來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
能行一冷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號為臥虎歌之
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
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
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卷之五 屈當則已矣

△章挺列
子注牽
挺下
之挺隨
也
足上下者

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遂璜起而出次至在坐文侯問
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直向霍璜之言直是
以知也文侯曰善召霍璜入拜為上卿舊本霍璜誤作佳座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鼓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睇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未倒背而不睇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蹇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牛角之末蓬之斃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淮南子曰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揚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王獵見百猿逃避箭前王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弓矯矢未發乃抱樹而號或本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椒黨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為同謀從事光武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明帝即位文多短術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壻壻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益得常有交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眾書孫權拜輔吳尚書昭每

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顏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繡繡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爾曼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
使入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
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兒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

百八五

蘇韶鬼靈

百八六

盧充幽婚

二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盡日而
行著黑介情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
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王商今見為修文
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海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小府

女墓充因獵逐麇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
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亡父手札
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
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
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
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
抱兒還充友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在
數郡

震畏四知

秉去二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

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后世
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守帝時命大尉為
中常侍樂豐所誦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為大尉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二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
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

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
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夫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
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詰國家事曰天子忘食
丞相取沓位天下事皆决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庶人
咸指湯后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妻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樂堂下父見之視文辭
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子孫而罪

同謁請至造

云錄神下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為廷尉其治
傲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罪而微見
其冤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
指為獄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乘弘羊衛聖后
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
守家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百九三 二王尹京

百九四 一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為
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
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
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
為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乃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留初章為
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田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前
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
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
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非其罪眾庶寃之章
漢敞尊互見於後此與又章力後下云三理之合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
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同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
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欲手避
鮑其見憚如此父直東帝時為同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畢
中元初亦拜同隸校尉重帝時官至大尉

百九五 孫康映雪

百九六 車胤聚螢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

泉文 信每 者撰 者具

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祖温在荆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稱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果隱之以寒素也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

井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求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後漢井州字太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大學通五經善談論京

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侯人

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井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主求錢千萬約能致冊而別使人要劫之冊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井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葢井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葢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未於經書沉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辨
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
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世盛稱五
侯饋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
卿之每食耳薦常自尾至木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
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嘗寄相去皆其所珍惜
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
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
色其於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祖温府嘗云
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
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召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善鼓琴工書畫其
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曄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曄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
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乃復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
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異人云身中
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壺尾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
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醉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泉
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

情主為

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明年四十二

晉畢卓字茂世初蔡邕陽人少嗜飲達為吏部郎中常飲酒

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

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

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蒲數百斛缸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

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

嶠長史卒官

文伯羞敬

萬姓統譜公文伯善丈夫伯子孫西姜有以吳德
曾語曰文伯飲南宮故叔酒以露嗜父為客羞敬小
馬暗父怒相延食驚辭曰將使驚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余養尸鄉養養上賓驚於何有而
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伯住齊也

孟宗寄鮓

吳錄孟宗字恭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

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謂曰

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

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

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具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

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將至時

荀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

所感任飛皓至司空吳一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上終

金剛佛子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漢書評林
歸心字
屬上臣子
屬下師古
庄可之明
儒
劉奉世說
同漢書評
林
注公周

前漢史丹字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平陵人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許海曰人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

許

易家人卦
曰家有嚴
君焉。父
之謂也。

△〇〇白馬生
生者先告
帛屈原
賦嗟若生
之憂故註
鮮至彼求
之太方
明也

△韓康伯
晉書列傳
四十五韓
字康伯穎
川長社人
也母殷氏
高明有行
家貧嘗也

△溫蒼
晉書列傳
溫蒼字太
真同德美
弟之子也
△康亮同列
傳四十三
真字元規
明穆皇在
之兄也

△阮放同列
傳十九阮
附放字思
度少知名
字仲倫

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輒
陳諫帝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鄭康成稱
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
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下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
母孝謹友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
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飯為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
銓術當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
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贖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
史州有木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並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比
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大祖破
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大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
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儔

江東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類縱好飲酒温
情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為宏伯桓彝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下畫為裁伯蔡謨為
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綬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剡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曼弟聃字敬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
其庸先是剡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
陳留
亦東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壽以大肥為菜伯散騎郎
張幾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獯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國龍九人洪
世更宋之九
世孫也

△和峯 晉書
列傳三十七
和峯字道
微高平金
御人洪御史
大史唐之
玄孫也

△胡初輔之同
列傳十九胡
初輔之字希
國春山奉高
人也見此卷
後

△阮孚同列
傳十九阮籍
字子宅籍
其母即胡婢
也阮咸之子
阮瞻之弟也
△十壹同列傳
四十一壹字
望之濟陰

△蔡謨同
列傳四十七
蔡謨字
道明陳留
者城人也

△○○桓
同列傳四
桓桓字
茂倫譙國
龍亢人漢
車吏宋之
九世孫也

△和峯
晉書列傳
三十七和峯
字道微高
平金御人
漢御史太
夫慮之玄
孫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容

魏志三十三華歆傳注
華儵譜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徒為
司徒而不進爵祿久不擇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
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不獨有不怡者何
也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陳羣字長文穎川許昌人進
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羣老
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犬丘長陳寔寔子羣羣字

紀子同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
減時人為之語曰公勳如勳勳長慶或作慙

九 王濬懸刀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史傳
志嘗起空開門前路廣數十丈欲使容長戟旛旗眾咸笑之
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勇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

邊具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
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
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其患

之主薄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
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
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書檣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
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

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
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糧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侯

轉撫軍大將軍平蜀武
蒙求卷中

蒙求卷中

三

通

公貴祿
男志十四貴
禱字文偉
江復卿人也

鍾會
會字士秀
穎川長社
人也傳錄少
子也少敏
惠風成云

公休同二
十八諸葛
字公孫琅
邪陽都人
人諸葛
豐後也云

晉各列傳
四十五列傳
字直長
沛國相人
也云云

孫仲謀
孫權字
仲謀兄策
既定諸郡
時權年十
五以爲
陽羨長
△○○晉軍
王晉各帝
紀第一宣
皇帝諱
懿字仲達

果志丁固仕孫皓爲司徒果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生其腹
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吾其爲公平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
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爲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
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志則同輩坐則
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此中士名士公休大初不能勝
也會既構鄧艾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
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
膽如斗大
隊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
轉躬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闕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儻

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爲尚書

桓溫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甚溫峭見之曰此見有
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艾尋以嶠所賞故名
之曰溫嶠笑曰東顧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髮姿貌甚
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紫石棧髮作蓬毛
磔孫仲謀賈直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
大同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
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
多笑焉後爲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城賦資使艾行陳頌
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
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
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

河内温縣
資食有諸而無水害又所建也累惡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以勳進大尉鍾會息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也

出上卷晉
軍狼顧
下

劉禪
蜀志第二
主八姓劉諱
備字孟德
涿郡潁縣
人漢景
帝子中山
靖山勝之
後也

資食有諸而無水害又所建也累惡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以勳進大尉鍾會息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也

楊脩捷對

十五
以下以意約而居之

羅友默記

十六
見前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鍾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
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
教唯曰雞肋而巴外曹莫能時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
得弃之則如何可借公歸計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失多
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吞記勅守舍兒若
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廣之知狀脩後因
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皆有八字曰黃絹幼
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
待朕思之行三千里乃得之今脩解脩曰黃絹色絲也
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受辛

四合之池
好辭

△○○舟金
十四曹娥
碑在會

枕晉而魏
武楊脩

嘗過江

△○○鐘
左傳

昭公六年
去鐘刀未

將之杜注
鐘刀未

喻小事

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杖三千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同入祠欲乞食了無怯容為
入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軍

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聖者歎伏

杜康造酒

十七
我覺父之

蒼頡制字

十八
言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也氏春秋曰狄儀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詳慎曰蒼頡始視
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
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劫故夜哭也
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樛里智囊

十九
何春出

邊韶經笥

二十
也上惠王異母

言以難札以無此六言者

史記秦本紀秦王有劣好任勳勇獲至大官云云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為左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具樂官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後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辨曾書曰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部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詩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卜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勳韶之才捷皆此類相帝時拜大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五尺計得石鄰滕公以燭照之

王果石崖

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也滕公三年身自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夫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公奉惠故號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隨欲隨不隨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醜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

澤室犯齋

買臣妻

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賈復傳即
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
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軍臣召見說春秋言楚制武市說
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具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大妻到太守舍置園中
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
丘人顯末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
常清劾奏脩行盡敬宗庶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
所苦澤大怒以妻于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
激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二
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
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向成
人嘗久疾太夫人令慈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
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
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
謂人未必當自生字但患愛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
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
同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
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
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裾不加緣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
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
鴻聞而媿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罪鴻

傳中三列女傳中三三ト云下
莫之數
中三
也告漸道語

日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縠傳粉墨豈
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予之曰德曜孟光乃其八入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
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
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稱亂男子曰柳下
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此男子之類也後漢宋弘字仲子京

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
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
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入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
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植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佳及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屬益州以灌船為黃頭郎指高祖中上天
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虎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姓名帝
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千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
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不樂從容
地處帶草居當衣謂
也述猶
ハゴ召思陽相
子男我何又吾何子曰

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死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
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諸羅太子色難
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齋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棄帝立通免
家居人告通盜出傲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辭死人
家

右弟帝善狎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
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
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
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轅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
祖襄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
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
彭去在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
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
王莽未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
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
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
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自來惠主一語連三日二夜無倦事
主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
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彫龍炙輠過髡劉向
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
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輠謂二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
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為大尉出卷八術所服號曰四
友出論若先進者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為
後進領袖也晉書時為湘州刺史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

大真王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大真太原析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
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
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
婚公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
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
已得婿處門地皆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公奴果如所
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爽氣蓋一時
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嶠妻
翟齊名尚常山公主武帝兄弟也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免官乃移第
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王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
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亦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
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身自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教而已

郝廣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下字子文自ナリカリ程ニスハ在通不取諸人曾過姑

家來卷中

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
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
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果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
之廣陵果普從化學化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
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
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
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卷之三十一 史籀篇十五篇 籀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
中古文異體文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

施之於徒隸也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

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使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御使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父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瑾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
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
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使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

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

中郎其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各臣主

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出逢清道羣鬪

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良安冷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

竟丞相謀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

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不盡郡縣獄時直

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直

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赦獄繫

者內謂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囚赦天下郡

邱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焉甚有恩惠為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

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 寒帷

郭賀 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駟駕無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

視廣聽糾察義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

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

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及狀感言賊歛過者不

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

天子言成一故云 親自問然後 後漢郭賀字 後漢郭賀字 後漢郭賀字

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鄭忠正朝
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勅行部去舊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
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
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觀獸後宮皆坐熊伏出圈攀檻欲上
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行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
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
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
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相承迺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
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
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
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矜閱之贈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
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
不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
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
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
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父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二年不窺園其精如

新學人者... 卷中... 第... 頁...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
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
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兩開諸陽縱
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布
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
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
驕主止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相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
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天官

平叔傳粉

第九曹真傳附何晏傳 四字補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為吏部尚書驃馬

弘治凝脂

魏文帝女 句池
魏文帝女為句池

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
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魏明帝明帝 廿九文 正 與 甄
晉杜又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
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
衛玠神清杜又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六朝吳均著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臬所
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
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
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
之遂逃道光武高其節公車持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
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惠獻帝

毛寶白龜

前漢各地理志 華陰縣屬京兆尹 廿九時 口也
前漢各地理志華陰縣屬京兆尹廿九時口也

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惠獻帝

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虜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直榮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
太守樊岷以萬人守荊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
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入
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荊城之敗養龜人
被鐵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
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後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
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
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
大王主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一予之
父初棄予謂何宿瘤何傷主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孫試之

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婢女也王安用之主
大輒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
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
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
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使三晉懼秦楚宿瘤
有方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適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
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
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
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
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入亡其家情吾兄行
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兒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
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
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

九

也此于至王

元

日

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簞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

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末成字

翁好學修文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末成相元帝十年守正

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入質朴守正簡易亡

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者明其取青紫如挽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曠之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喪

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令為他賁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陽夏人少有才氣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植温少時游七傳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

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

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

鄭衆不拜

使田

夏侯拾芥

前漢夏侯拾芥

表耽俊邁

晉表耽字彥道陳郡

主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夫兩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一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注：張曰：安曰：武帝廢麟時，作此圖，臣具像於內，以記功臣。

後漢鄭眾字仲師，南河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來，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甚恨，遣兵圍臣，今復喻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會救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六十七二十四考

郭巨將坑

董末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二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遂掘坑一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巨遂以金養母。舊注云：漢董末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末妻。末與俱詣主人，令末妻織，織二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末曰：我天之織女。

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儻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儻之書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介紹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者焉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獨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二徒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其書受春秋通

天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未走擔其兒及其躬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任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其寵之誠其家屬說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幸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大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于後服攸少喪三年晉書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臣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羣美顧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舊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大尉諡曰忠穆祠大牢詳看字小景文宣帝曾孫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誅東

市嘆曰：奴車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尚不早散之，崇不能吞遂被害。前漢車文君蜀郡臨邛富人車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又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文君之蜀，人揚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此篇已用，以爲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五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飲牛溲，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趙壹坎壇

顏驄寒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姿甚偉，特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貶書謝恩，爲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

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
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召勳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
言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
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棄不遇也上感其
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
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
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鋤鉤田墾墾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

訓
即若

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
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枝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
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貴
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
引入宮王生日太子即問君何以洽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
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
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
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
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隨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
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
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飭
訓
訓

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尚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獄獄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
為相御擁太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後夫自抑損晏子怪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

宗乘寶辯口諸儒莫能與抗者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
召入攝積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進柱五鹿君諸
儒為之語曰五鹿獄獄朱雲折其角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
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禹字少翁以明經繁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

入鑿梓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夷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其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无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主業農畢乞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甲桑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其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入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未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郵音軸

鷂音仙

遺訓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于耳耳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二二日
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千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
都下破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衷拍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衷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
為文帝司馬見殺衷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
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祭和悲號涕淚
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衷在此及讀
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
聽舊本哀作獲非

喪母父娶後妻生子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
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靴父責之損
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啟父曰母在子寒母去
子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出周公
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
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
志云蒙恬為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正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
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
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九五 孔伋緼袍

九六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
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之矣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夜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
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
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
廣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絳布
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素臨
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九七 周公握髮

九八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魯
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
音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主蔡徒長
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
盈坐聞蔡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
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蔡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

九九 王敦傾室

百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鄧植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

與周顛及諸朝士詔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怍色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誅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捷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鄉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帝之義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靈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喜賞

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常云此語有
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臨常
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弄市靈運詩書皆兼
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一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執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
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闕得免閉門教授
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
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勲德唯郭有
道無愧色耳其獎後士人皆如所監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
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
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
立以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
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聞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誦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搆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嗾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后淫虐謐于預國事權侷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入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待從被文綵障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雜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擇見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于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于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于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于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于里寡人敢勿軾乎于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于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

古列女傳楚王問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入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

齊人辭毋兄之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百十六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記其數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

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解工杜氏殺字甚巧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為草聖不暇草書守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百十七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蓋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菹肩因渡津沔河還拜偏將軍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省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耶郢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
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
無婁亭豆粥凍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替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
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詔曰子弄父兵罪當答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魁帝見而說
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天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十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

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
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眾厚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二市皆笑以為怯及信
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
竟名厚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
貧種瓜瓜熟有二人來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
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
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
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

披披錄

三十一

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日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文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舛許一人終日飲不盡

即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索尊子訓

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虔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十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側盡諸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蟆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主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

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死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舛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胡席不敢視后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遺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鄴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

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遣析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文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

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墮官去，有入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諷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成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倫。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使閭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當施，惟恐見之。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終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車，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舛，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妻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自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謝承。后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冬，飾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丹青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百廿三
豫讓吞炭

百廿四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未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土遇我我故國土報之襄子曰寡人救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堂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責諸番婦人戴過朝者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闢矣成無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弄君之命不信有二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百廿五
阮孚蠟屐

百廿六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逢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遣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請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詰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

遜之子蘇峻姓京師矯詔以為待中為石勒所殺

真

初平起石

真

左慈擲杯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訖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改為曹班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入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

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具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後引出皆三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忍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今增一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
 髣髴若有光使捨舡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
 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使邀還家為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
 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舡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
 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
 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
 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
 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文度一
 山出大溪見一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
 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還家戶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
 帷設七寶嬰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
 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文設甘酒有數千客將三五桃至
 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
 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
 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
 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
 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
 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

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天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宋僕射王儉驚跳下軍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宋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舟揚尹表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心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非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

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遣吏部尚書有入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蓋為表粲死不彥回面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李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貨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統綉理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躬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餽澳金崇以蠟代薪豈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

屋以穢，愷用赤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怵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璫，珥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表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履令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允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輸作。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其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安寢，宮人乃取竹葉搏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始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突，遂傷土。

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九親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入臣大罪有所薦舉惟恐入之間知沐白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

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二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營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求與幽穴每致四方諸侯

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公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止我雖短無沾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月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律分而終

復二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又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晉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異取女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不調臣切為君耻之至師洵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
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百步
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文謝
現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洛陽太
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
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二歲坐侵
廟墻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
中尉到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蕪數萬疇
王置冢上百姓怜之

樂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樂巴蜀都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
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
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席今且耆老皆入
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
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荅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
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
尋問之且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

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
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
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偃師懼，師立割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華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入子言，依於孝與入弟言，依於順與入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而君平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壻，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矣。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與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魏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倖得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頗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

晉書劉伶尤工笑語一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酒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緹宇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持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斲肉頽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

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屈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雙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二王去相二復位家樓臨民家有雙者繁散行汲羨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雙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瘡之病而君之後官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威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雙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雙者門謝焉後乃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羨人之衣者羨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都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不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頰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舡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執事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頰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頰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頰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頰為言談笑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口馬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體弱進退不其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

子建獨得八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宜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二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二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李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章后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二萬騎出高關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

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后置大司馬位去
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
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鄴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鄴寄字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
入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
呂天下稱鄴寄賣友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
圍漢王榮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
子東門一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亦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
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相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
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
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
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折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
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益
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羨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是爲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
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
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躠擔簦說趙孝成王二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訶涉

晉惠帝賈皇后各南風父充位二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璿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羨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羨乃定誓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璿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書秦誓曰商王受訶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后拜御史大夫為入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欲樓舡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

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實子孫

後漢鄧暉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暉乃瞋目言曰所陳皆天之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每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

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坐上面視奉奉去后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即用蓋量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高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金剛佛子

音字

蘇林卷中

五十二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
 犬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為
 武騎將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
 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符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使西南夷拜相如中
 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縣令負弩失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相如略定西南夷印符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
 邊關益允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太
 文夫不棄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三輔次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收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以為甕牖而褐以為塞一室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草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文陞太守張瓌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薄入太司農詔賜羣臣意得珠玑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曰清子尚書之意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

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
急化宜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
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
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
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
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
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
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牲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異也遣弟容追及之共言稼穡

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
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菘一束於廬前
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菘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當
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
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
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
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
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
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逆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
輪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
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拜太
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
鯤與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乎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
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
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詔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

太原晉陽人少有義與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
望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
化將軍爲會稽王道士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
仙中人也恭爲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明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仍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明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仅有木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明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
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
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
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木痕所至稱物以載之
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
九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辦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
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下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下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
面應時髮落如割
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
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一國史命作瑜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
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
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
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
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
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
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曰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上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誡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給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毀井得銅遂富因

陰方祀竈

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問之奴曰婦女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為相君宜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弘大至識二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

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
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駁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
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
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寔其
女密盜以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
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

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
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
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七五
勾踐投醪

六六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舛本作舛分菽粒而食之子發
朝及芻麥約梁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
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羨而士卒戰自五
也異日有獻一囊糲糲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
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舛本作舛分菽粒子獨芻黍黍
梁何也子非吾子無人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晉平南將軍羊祜鎮
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
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
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
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
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
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
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抗終
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隨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諫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回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滎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問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

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命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鄉祿夢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秋私遺悉簿藏官不人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為山川屯田聚落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州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從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掇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以廢格沮事弃市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撻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子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驪茂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管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

天官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二輔重焉

康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康竺二字子仲東海駒人仕先王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

曰：世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登一木，寄載行，
數里，婦謝去，謂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益家感君，見
載故，以相語。世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益乃還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齋諸記：汝南相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
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成衆，黃以繫
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
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月，登山
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
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問豫章雷煥，
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

間有異氣，實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
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劍，華
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
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
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
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別從事，持劍行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鬚鬣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在賊入遷
徐州刺史，請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在賢視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三公，臨薨，以
刀授虔，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前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班衣。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馬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特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父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呼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家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恭未入下大荒。順拾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一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岷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傳未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達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壚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自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擊羸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止淫水涸冀州平殺蟲死顯民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

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鬼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溢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弟川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矣晚成終

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毓亮尤烈剛簡能斷虛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

賈誦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二良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矣

者以為知言玩真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陰其德宇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時人莫知唯關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晉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辨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

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以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魏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侏斗分之任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以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大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五九
子孟嘉落帽

六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荅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庾凱字子嵩潁川隱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凱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論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間凱凱頽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興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六
龍逢板出

六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譏曰庚子之日金板射書出地庭中曰臣族扈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扈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鶴鶴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闕王扈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為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二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著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爨

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頰稍搖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以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醫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適魏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磨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之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史扁鵲傳索隱云按言五分之爨者謂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六五
寇恂借一

六六
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巴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各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入仁厚好進士將舉稱人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以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士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道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主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主不更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

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觀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蕭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舊註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入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棊為覆之棊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郎等雖為鄉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閱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二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姬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史卒抱大巫姬投之河中頃曰何久也弟子

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一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子血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入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焚香

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後漢劉昆字桓玄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暹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謂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鼠伏

賣下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以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八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京州牧徵為大僕康

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士舟陽人吳王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註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隲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誦事中外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愍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心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

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
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倫祠太廟遇太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
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
使錄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白開視戶高如故並失所在倫
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
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
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
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
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盎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
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
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其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
二歲牛禍告歸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官
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
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休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
邛郯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
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
夷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
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迺還吏民
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千斤卒官吏民紀之

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倨

前漢鼂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護諱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袁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倍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太子遣護軍秦即警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太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二四殊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備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王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王以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王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王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已先王方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齊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半途命駕而歸俄而同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鄉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不血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尋陽人太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
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
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
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

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
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
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
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
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
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諸嘗有隙
雖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徒董仲舒膠西自弘力也

楚元王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以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
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
禮申公等穆生不嘗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
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遊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夫楚人將錮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
為道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
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一人諫不所存廢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
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
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

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
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
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
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九三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徃至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九四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
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
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冰不可濟令霸
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
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

未畢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
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九五

孔融坐土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成而融無
所叶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
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以忌好士善誘
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
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
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
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卻慮構成其罪
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九六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太族世與王家相嫁娶歲平陵哀帝
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屣履上笑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之商宗諫
太后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
昌佞譫害宗奏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
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若覆上怒
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缸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羨行厲諸
儒號曰聖童世祖卽位拜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
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殺
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
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
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

賜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
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缸狹小又大漏
殆無坐颺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鞞

後漢郭伋字細侯山南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
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
過問民疾苦聽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
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
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旣還
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相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

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更人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卽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
經竟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
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裝嚴
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侯成盈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
爲太子廼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
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太司
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
爲太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
上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未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

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
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
及高子卅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
將軍卅左將軍

丞相平當字子魚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疾篤不應
召成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太位已負
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
經歷任大司徒漢興惟當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

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以給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出懷中石子一升以斗石子與之云王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王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析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允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

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及蕃為三公難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閣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沉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閔字世說千作萬滂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道嘗謂曰孔
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
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情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
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掾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
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遽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及任之
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
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用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恒欲進賢而

張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遽
伯玉為上卿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
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
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
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
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
郎遷西華令汝穎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
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
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

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樓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其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抗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吾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封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

缺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缺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債於薛者。煖署曰。能。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債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廐羨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切為君市。義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晉書何曾字穎孝。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慕裕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羅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煎餅。上不折。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恣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吳平。一陸同入洛。魏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處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允。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嚼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於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彥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入

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曾侍客食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已飯不等輒食辭
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
齊潛王潛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
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馮元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莖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
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為鼓
吹候之間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晏有慙色任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三宗論言空假義入藏終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大與諸生慕
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
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又素賤
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
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
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
曰公之視頗孰與秦士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內相負荆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宰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

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曰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謂者王楚晉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夜啟衣步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太車駟馬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不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罪於刑

籍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洗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亦亦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掾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受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人言上上乃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太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然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望見白衣人來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雜單門陋巷晏如也王道深器之後稱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禮泉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祖溫嘗問會稽王致更進雅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鞵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廼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自視其書過太公兵法良異之常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貧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曰吾職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廷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即使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其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廷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推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一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誰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藏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河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誓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及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及間之言因使括

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一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一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窓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上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十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在宮中時有簫聲幽真錄晉兗州刺史沛國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切菜大進首在員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太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綉不能及父而綉位彌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諸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

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懷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任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徃整塾停住十一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偽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建武末平間

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自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子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徃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一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拖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閱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
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
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
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
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郡，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
問曰：論者以君方便，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
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蠮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
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念恨，伺彥暫行，
取蠮螋炙飴之，母食以為羞，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
之，抱母慟哭，紀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貞平

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允

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書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
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
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刀作供，鱠呼
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
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
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
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誦獲印

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尤隙漸成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九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誤作宋一本范滂字孟博為汝南太守請宗資為功曹郡人謠曰云云石漢岑暉字公孝南陽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郡人謠曰云云

伯成辭耕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更名隱身

嚴陵去釣

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至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書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朗曰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為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杞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太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吾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為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問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問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諫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問曰公子不臣罪當死更致法焉將問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宿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問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字彥雲太原枋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虓嘉平二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鴛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為崇遂覺

一一疏散金

陸賈分車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鄉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大夫孝惠時病危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不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百五十五 慈明八龍

百五十六 禰衡一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緼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一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耿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道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二百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恐暴必危社稷碎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祿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
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
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司馬伯達
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
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孔融楊修常稱
曰大兒孔文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
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鸞鳥更香不
如一鸚鵡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
容遂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烏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起之比去餐
則失匕上軍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夫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
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死而死人曰不占
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太司馬王吉
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林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
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二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
衆雄復不侯以耆老又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
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使者欲取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
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
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
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遊學
而侯芭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
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
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故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策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樸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命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意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當朝而有憂色右丘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畢

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十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謬

無鹽如漆

姑射若米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人術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始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諸諛去彫琢進直言延惻隱立太子拜無鹽為右而齊國大安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林廢于鑪炭燬遂卒莊公下急而好察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使廢隨也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笮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壤之

苻朗皂白

易牙溜滷

晉書苻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替王為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辛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皂白之色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

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滛滛之合易牙識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滛滛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注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為入木疆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繒非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攻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百六十九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眉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

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醇酒二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對之及替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欣然笑曰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屬起之

江中為羣盜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錫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

嘗過侃時舍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有
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
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
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
丁母憂艱辛在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
鶴飛冲天而去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
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匹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
大羹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
其然曰五音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
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五音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姓從
居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為佐著
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
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
今文寫之皙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
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
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歷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
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璽者以千
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一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雷霆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胡文辭不遂高自稱譽上傷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唱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作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雇肩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若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更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

軍以來豹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負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之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雅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

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郝鑒字道徽高平

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餒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一更後並得存同過江適至護軍翼刻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兖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矣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後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與弟者有道將其杖法如此

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出加新蔡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統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使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文自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夫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天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百八三
洪喬擲水

晉書殷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冲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止如此

百八四
陳泰挂壁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百八五
王述忿狷

百八六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或人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履齒踏之

得腹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踣重汗每以柔克為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碎而已居半日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餘年後婦病亡傳破往嘔粲不哭而神傷破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良之甚粲曰佳人難得得顧逝者不能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覆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百八七
宗女愈謹

百八八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聚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

宗之媵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
為分者也吾媵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
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
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
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
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以歌為不能事主乎敬姜
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
效績否則有辭古制也又出魯論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康
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
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近沒而不聞者安可數

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墮乎於是奏請義康奇之賜帛二
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異州袁紹
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
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史略曰琳作諸書及
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
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
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
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
詔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覽

李子言自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浩浩雜書
雖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此甄擇恐難
全備也

芟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治聞恐辱腐
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摭精華冀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雙說文拾也本作拓前漢書刑法志蕭何摭披秦法

天和二壬戌之歲三月日

角屋清左衛門

北村書堂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終

